

論歐陽柏燕《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中的戰爭刻痕與歷史圖像

陳鴻逸¹、鄭卉芸²、李玲玲³

¹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²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³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摘要

過去的研究雖然建構（或論述）了歐陽柏燕的書寫歷程，並界定其金門文學的相對座標，卻有再深入探討的空間。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單獨以歐陽柏燕的詩作為論述基礎的研究是較少的，即便有者也是放在文學發展的脈絡中談論；第二，對於《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尚未有較深入的剖析；第三，也是本文最關注的部份，不能單由「金門」的僵固符碼和形象來剖析詩人的書寫，而是須由精神結構與歷史共感來審視這一切。因此看到詩人以戰爭為題材，延伸至「鄉愁」、「童年」和「國家歷史」等課題，並探討「金門」作為一個兩岸歷史發展下的見證，甚至是對於和平的渴望與盼求。

關鍵詞：歐陽柏燕、戰爭、金門、歷史、鄉愁



A Study Investigating the Traces of War and Historical Image in Po-yen Ouyang's *Splendid Time with Swallowtail and Horseback*

Hung-yi Chen¹ Hui-Yun Cheng² Ling-ling Lee³

¹Assistant professor(Project Faculty),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²Lecture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³Lecture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Abstract

Although past studies have established (or investigated) the writing process of Po-yen Ouyang and defined his works as the relative coordinates of Kinmen literature, many aspects of Ouyang's works are still worthy of in-depth investigation. The 3 main reas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er studies investigating the poetry of Po-yen Ouyang alone as the basis of investigation. Although some studies did so, they investigated poetry in the context of literature development; second, there is a lack of in-depth analysis of *Splendid Time with Swallowtail and Horseback*; third,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t is inadequate to analyze a poet's works from a single perspective of the fixed symbol and image of "Kinme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them with spiritu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empathy. Therefore, it is observable that the poet used war as the theme and extended it to issues, such as "nostalgia," "childhood," and "national history," described "Kinmen" as the witness of cross-strai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ven expressed desire and hope for peace.

Keywords: Po-yen Ouyang, War, Kinmen, History, Nostalgia

一、前言

歐陽柏燕(1960-)，金門縣人，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畢業。曾任電視企劃、編劇、《國語日報》桃園語文中心教師。作品曾獲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散文獎、年度最佳作家小說獎、耕莘青年寫作協會文學獎、優秀青年詩文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浯島文學獎。作品有小說《失去季節的山丘》(1994年)、《砲彈擊落一個夢》(2005年)；新詩《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2008年)、《飛翔密碼》(2003年)等。

在過去的研究成果上，單獨以歐陽柏燕的作品對討論對象的有蔡振念的〈折翼天使之歌——評歐陽柏燕《飛翔密碼》〉¹等，其他雖不以歐陽柏燕為研究對象，而在研究內容涉及歐陽柏燕的作品或將其作為比較對象者，有吳鈞堯的《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翁慧玟的《金門鄉土文學之研究——以軍管時期為中心》等。在這些研究中，蔡振念是以書評的方式概介《飛翔密碼》一書，除此之外，在吳鈞堯和翁慧玟的論述觀點則著重於「金門文學史」的勾勒，例如吳鈞堯試圖建構金門文學史的社會、政治和地理交構的繁複景象，並以「依附」和「阻斷」兩個觀點，加以定位金門文學的發展，並以「旅台作家」作為文學史座標，概括歐陽柏燕的文學成就和表現。但或許是吳鈞堯的出發點與關懷點，使得「金門文學作家」站在一個相對於台灣的作家置點，不至於被完全地、單一地被納入了「台灣」的敘事架構中，而有更特殊的書寫表現。

縱觀上述分析，可以發現他們雖然建構(或論述)了歐陽柏燕的書寫歷程，並界定其金門文學的相對座標，但其中還是有值得再深入探討的空間。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單獨以歐陽柏燕的詩作為論述基礎的研究，其實是相對較少的，即便有者也是放在文學發展的脈絡中談論，例如吳鈞堯的論述就從金門文學的區域文學的視角著手；第二，在上述的研究當中，除吳鈞堯在論文中略提及歐陽柏燕的詩作特色外，對於《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尚未有較深入的剖析；第三，也是本文最關注的部份，亦即吳鈞堯提及，不能單由「金門」的僵固符碼和形象來剖析詩人的書寫，而是須由精神結構與歷史共感來審視這一切。基於以上，本文將單獨從文學史、社群的統合性歸納著手，而是轉向文本分析的閱讀策略，輔以歷史敘事、精神分析等研究取徑，回應於其歷史、詩作的互文涉入，並以「戰爭」的相關課題回應詩人詩作中的關懷視角。然而本文並不打算重構「金門文學史」的論述，而是僅就歐陽柏燕書寫中的戰爭等課題作分析，期以擴延詩人的思想深幅，進而建構歐陽柏燕的精神圖像與書寫景況。

二、戰爭刻劃下的島嶼圖像

在談論歐陽柏燕的詩作之前，應初步理解詩人的生長背景和創作歷程。在生長背景的部份，作者於1960年出生於金門，此時已是八二三砲戰(1958年)的後兩年。然而「單打雙不打」的「準戰爭」經驗則橫越了詩人出生至高中畢業離金赴台為止(1978年)，這使得詩人的作品和關懷不僅是「金門」²的，更是「戰爭」的，但這裡所謂的「戰爭」

¹ 蔡振念(2007.11)，〈折翼天使之歌——評歐陽柏燕《飛翔密碼》〉，《金門文藝》21，頁57-60。

² 金門舊稱浯洲、又名仙洲。在中國歷史上，金門曾是五胡亂華時代的「海上仙洲」，中原人士不堪統治和侵擾，南徙遷入「桃花源」。明末開始，明鄭駐軍金門，以之為根據地對抗清朝政府，而鄭成功東渡之後，金門遂成海上孤島。但與本文較為貼近的「戰地歷史」，則始自國共戰爭，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縣政府撤銷，改為軍管區，劃分金東、金西、烈嶼三區；十二月，金門防衛部成立，且於一九六五年實施「戰

不單單只是對於戰爭的反思批判，相反地，因為瀕臨戰爭的經驗，使她對於這種因為戰火涉入人們生活、生命的焦慮與被動，有著戰地作家兼負的關懷剖面與特殊記憶。以下就先以〈祭—古寧頭大戰〉一詩為例：

〈祭—古寧頭大戰〉
在普渡祭典裡
在山海口隆重路祭中
持香膜拜者
比鬼魂們更重於回顧
一九四九
血洗的日子
無論經過多少年月
血腥氣味不除

五十餘載不絕
羅列在南山北山
出海口的豐盛米糧、紅粿
香燭、祭品
深刻記憶著
血戰三天兩夜
共軍共殲即俘
台海轉危為安的第一仗

(後略)³

關於戰役的詩作，在《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另有〈八二三砲戰〉、〈黃昏，走過古寧頭〉等詩，但相較上述兩首詩直接描述戰爭的悲壯，〈祭—古寧頭大戰〉則以一種「鬼魅」的遊竄與降臨作為鋪陳，彷彿一場輝煌的盛典，將這些亡魂遙請過來，重新見證歷史的另一頁。若再回頭審視此詩可以發現，看似以「古寧頭」為題，其實是歸返於「古寧頭戰役」的那段歷史，重新作一思考與反映。

對此，其實誠如吳鈞堯的《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所提示的，「金門」的戰爭與歷史並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天賦，而是兩岸歷史下的「後果」。然而本文並非要推翻、指責文學史的「缺憾」，而是認為要確認金門的文學價值，就並不能單純放在台灣本

地任務法」後，使其軍管時期進入「戰地任務」。遲至一九九二年，「戰地政務」才宣告解除。在看似綿長的「地方歷史」上，其實金門一直處於「依附」的「邊陲」的位階。這裡所謂的「邊陲」位階，其實也是吳鈞堯特別提出的，「金門」不論在中國或是台灣的國族敘事上，都處於「依附」的聯結關係，正因為如此，使得金門文學的建構成為台灣文學論述的「亞流」，其位階和重要性隱而未現。相關論點可參閱吳鈞堯的《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一文。

³ 歐陽柏燕(2008)，《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台北市，九歌，頁31-33。

島的空間論述，以及 50、60 年代的詩社場域的推移來驗證類似於歐陽柏燕這樣的「離島作家」。而是直接將他們的書寫置放在一個「戰地經驗」，一個被兩岸歷史擠壓，以至於不得不在戰後「孤立」的狀態下直接談論，這不僅可以脫離（或被單一地吸納、收編入）「台灣文學史」的主體杆格外，也可以明顯地突出金門（甚至是馬祖、澎湖等離島）作家的書寫樣態。⁴

若再回到上述的詩作，讀者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是戰役給予人們的痛苦的经验，死者化成了祭祀對象的鬼魂，島以一種魅影式的動態舞蹈著。這使得島嶼的一切陷入深層的哀絕的氛圍當中，上至整座島嶼，下至每個人，都難以活得快樂，這是國家的戒嚴也是島上的人們一生的戒嚴，如此閉絕而痛苦。對此，詩人曾有言述：

這又讓我想到了冷戰解嚴時期的金門，它外圍一座座別具戰略地位的小小島嶼，本應可以獨立、自由存在的，卻因為附加的特殊因素而被刻意歸位，變成另一種「孤島」，只有極少數的人可以踏上，而我過去的島嶼生活經驗也是狹隘、貧乏的，一種完全靠不了岸的孤獨，橫梗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島嶼之間，形成一團難以化解的謎霧。⁵

很顯然，金門以一種無形的隱懼，不斷地追壓著詩人，讓在淒苦的環境再擠壓出語言的無限力量，破裂出詩人書寫的動能。若再回過頭看這首詩，依時間推演，應能得知古寧頭戰役發生時，其實詩人尚未出生，但以此戰役作為發想點，重點已不在陳述戰役的過程、勝敗，而是此戰役之後，金門隨即進入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時空」當中，它看似隸屬於國家的體制當中，卻又兼負著「戰地」的身份，使得金門成為「戒嚴中的戒嚴」，死者為此一體制埋葬，生者又何能離開，所有苦難、淒絕都被融雜在此，無以脫離。

正由於這種對於戰地金門的共感與追溯，歐陽柏燕的書寫的焦點較為集中，以小說集《砲彈擊落一個夢》，以及《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飛翔密碼》兩本詩集來看，衍發於金門的故土鄉情，成就了其書寫題材的基本底蘊。但這裡並不是說只有歐陽柏燕才關注「金門」的戰地經驗，如果審視金門的作家群們，可以發現其作品（不論是小說、新詩或散文）或多或少都會觸碰到相關的議題，著名者如張國治的《憂鬱的極限》、黃克全的《流自冬季血管的詩》等詩集。以下，就以黃克全一首初期的詩作為比較：

〈砲擊夜〉

父親回來時

沿途把漫天揚舞的流彈

咬得鑿啞價響

⁴ 這裡並非要割離金門／台灣兩者之間的關係，而是期以先關注金門的書寫景後，再回頭審視金門—台灣的連動，而避免以「台灣」作為一個大敘事的框架，抹除了不同的區域文學特色。甚者可說，這也是從區域—整體的聯結，之間是對等、互涉卻能夠相互辨析的狀態。此一思考，筆者以為運用於其他區域，如台南、台北、高雄、花蓮等亦同觀之。

⁵ 歐陽柏燕（2008），《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台北市，九歌，頁 10。

朵朵鬱怒的霰花
於兩眸奔放
陰麗的姿容說我就是戰爭之顏

一顆星宿躍落
後院斷裂的雕石柱上
村廟中所有的神祇
午夜皆以袍袖掩臉

青塚內外者全坐起
（唉 兄弟你為何總愛追問）
烏烏的低泣無非是
一些刻於風中的
命運而已⁶

這首詩是金門的另一位詩人——黃克全在 1976 年發表的第一首新詩，裡頭其實也是藉由戰爭的氛圍進而探索人類命運的走向。

詩中，「父親回來時／沿途把漫天揚舞的流彈／咬得鑿啞價響」其實指向了兩個重要面向，一個是父親作為戰爭動員的一份子，另一個則是因為親友參與了軍旅生活或戰爭，對家庭帶來的影響。整首詩以一種親臨戰場的形式呈現，而突顯了戰爭的荒謬，已連神祇都無法保佑和阻止。最殘酷者，莫如最後一段：「青塚內外者全坐起／（唉 兄弟你為何總愛追問）／烏烏的低泣無非是／一些刻於風中的／命運而已」。這裡作者想將命運的無情與人世的親感作一聯繫，試圖突顯戰爭沒有絕對是幸福或不幸福的保證，戰爭本身是個非理性的行為，但無可預測的人們，卻永遠將生命寄託在形而上的最後依歸，殊不知人類荒謬的行為，將神祇最後的憐憫與祝福都給剝奪，一如命運的無常總是撫慰著那些依靠著信仰存活的人們，只是下一步呢？又有誰能夠保證戰爭不會踏上自己生命的道路。

若說〈祭—古寧頭大戰〉是以亡魂祭典作為國家歷史的附註，那麼〈砲擊夜〉則直接將脆弱擊向了金門島上的人們。但無論是何者，都看見了一種「文本」和「空間」交互「生產」出的殊異景象。這是什麼意思呢？若以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的「空間生產」的概念來陳述，其實「空間」和「文本」之間就是具有互相「生產」的關係。若以歐陽柏燕為例，他的戰爭瀕臨的經驗，不屬於台灣本島，也不屬於其他地方，「金門」這個空間賦予詩人書寫的可能性，而詩人的書寫也提供了他人（或讀者）認識「金門」的可能性。這種交互運作、生產且互為影響的關係，不僅深深涉入了詩人的書寫當中，也廣泛地影響了金門的作家群，形塑出金門作家的特殊經驗與書寫景象。

⁶ 黃克全（1976.10），〈砲擊夜〉，《中外文學》5：5，頁 180。

然而若仔細比對黃克全與歐陽柏燕的出生年代、書寫時期，其實兩者年代相隔甚遠，但特別的是，為何兩人都不約而同地書寫類似的題材。這又必須回到前面所述，金門的戰地經驗一直伴隨到戒嚴體制的取消、返鄉探親以及兩岸互動往來的情形，才卸下了戰地的身份與宿命。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戰爭貼近於金門詩人的景象則不難想見。

以下，再舉〈太武山〉為例：

〈太武山〉

磐固的山石連綿堆疊
堅定一座島嶼的信仰
弧狀的灰褐色身軀
寫著花崗片麻岩
不容侵犯的意志表徵
一股盤旋腦海的正氣
在山頂搭上鷹架
鑿刻出強勁的毋忘在莒

那朱紅的盟誓
比戰士的血還辛辣
比四處征討的異鄉客
流傳得更遠

沿著戰火的記憶眺望
總有桃金娘與羊角拗
車桑子與野牡丹
順著剛毅的基磐成長
吸引男女老少登高
在綠樹輝映的蘸月池
想像石門觀外的雲彩
不分解嚴前後自由來去⁷

「太武山」是金門著名的景點之一，但在戒嚴體制下的「太武山」並未賦予外界「觀賞」的視角，相反地，因為「毋忘在莒」的符號烙上，使得太武山從自然的景觀轉化成政治的圖騰，指涉為一種政治信仰的口號。

但在詩人筆下，「太武山」開始有了遊移的可能性，人們攀越、走動，將政治符號再度轉化成一種消費性的符號，它開始有了賣點，它有了另一種神聖的使命，但不是把過往卸下，反而必須緊緊地穿牢，否則它將不再具有任何的意義。然而若回頭審視《燕

⁷ 歐陽柏燕（2008），《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台北市，九歌，頁 92-93。

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即能發現，以金門特有的景物、食產入詩的詩作佔有一定的數量，例如〈童年的歐厝村〉、〈跟風獅爺一起祈福〉、〈石敢當〉、〈番仔樓〉、〈金門鋼刀〉、〈浯江溪口〉、〈品金門高粱〉等都屬於這類的代表作。若從這樣的書寫來看，其實也呼應了上述「文本」和「空間」相互對應、生產的概念，製產出詩人書寫的素材進而演化再製。

小結以上，可以發現金門「創造」出許多的作家、故事，卻也吸納了許多的悲歡離合。但對於詩人——歐陽柏燕而言，她選擇重新述說這一切，即便苦澀也必須嚐試，這看似痛苦的來源卻又疊影在詩人的筆，以一種追尋的方式伴隨她逆溯而回，一如那「鄉愁」所鋪設出的小徑，幽隱地召喚著詩人和那顆憶念的心。

三、鄉愁構築的記憶路徑

在上一節當中，筆者已初步探尋詩人書寫中的「島嶼」元素，是如何穿梭於戰火與歷史的密網當中，以下這節則是依尋同樣脈絡，繼續探詢「金門」作為「鄉愁」的源地和記憶路徑的往返過程。但讀者或許會問，究竟「記憶」在此處扮演什麼功能，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對此，筆者以為與其將「記憶」視為一種「過去」的「結果」，不如將其視為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所提出的「結晶體」的概念，「記憶」既儲存過去也釋放於現在，在談論的同時，能不斷地被召喚卻又變幻不已。在這樣的概念下，將會使得「記憶」具有連貫過去通往現在（甚至是未來）的可能，並有其能動的概念，得以逆溯過往的種種，並積累、結晶到現在。在這樣的概念下，詩人的記憶不僅通往「鄉愁」，也通往「歷史的走廊」（即歷史的大敘事），關於後者（歷史）會在下一節繼續談論，此處將先針對「鄉愁」作初步的討論。對此，則需先從白靈的一段引言談起：

許多金門人後來成為小說家、畫家和詩人，絕不只是因離背井的鄉愁，而是因金門就是她的肉、骨、魂和痛，金門就是他們被徹徹底底地以血和死鞭笞過蹂躪過的母親。⁸

在白靈的看法裡，金門如同一個母親，而金門蘊生的作家就是滋養、培育出來的孩子，這之間不是只有生活的關係，而是一種互為鑲嵌的概念，一如骨肉的親密感，一旦分離只有血淚的見證，而不是歡喜的結果。蘊生的「母體」在詩中種下了「鄉愁」的根莖，一離開，那果實必然而生長，荊棘只有突出而無剝落的可能，意即生狠地將詩人繫向了那條記憶之鏈，繫起了她與金門間的連動關係。

緊密的關係在吳鈞堯的論文也略有提及，只是吳鈞堯是將這種「離散」的往返給予一個「旅台作家」的範疇。由此也可看出，即便詩人（或其他的旅台的金門作家）離開了金門，但書寫所創發出來的不是他方，而是故土——金門。

再者，「離散」形塑的「鄉愁」並不是一種絕對性的概念，而是相對性的思維，舉例來說，洛夫其實也曾是金門的軍旅作家代表之一，但他並未寫出類似於歐陽格燕、黃

⁸ 白靈（2008），《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台北市，九歌，頁4。

克全或是張國治等金門詩人的鄉愁。相反地，洛夫有著是對中國故土、江山的緬懷，進而構築出個人的書寫。在此情形之下，「鄉愁」還必須有著相對性的「故鄉」、「故土」的粘著及距離，一如金門相對於台灣，並不在於兩者之間的距離、國土的歸屬，而是詩人本身離散經驗、故鄉情結的投射。但無可否認的，與洛夫等戰後來台的詩人相比，時空的阻隔確是「鄉愁」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洛夫與歐陽柏燕遙遠的故鄉，是不同的「土地」範疇。詩人的書寫不在求其還原，而是在於填補缺落的精神拼圖，這塊拼圖看似完整，卻極為碎裂，散落在詩人書寫的字句當中，每一景、每一物、每一人、每一場戰役，都在湊其完整的可能，卻都只能補其細縫。以〈鄉愁〉為例：

〈鄉愁〉

一塊海岩儲存無數魚蝦
貝殼漂泊的故事
傾聽人們在慾望與倦怠
之間徘徊的心聲
越長越巨大
浪花的撞擊越來越痛
歌聲越來越美
被吸引而來的海鳥
盤旋、駐足傾聽
卻被沉重的嘆息驚走

月亮升起
牡蠣積極蠕動摩擦
佛手蟹從岩縫伸出善意的手
石菜花在月光下沐浴膨脹
獲得慰藉的海岩
越來越巨大雄壯
足夠承載濃濃的鄉愁

從遙遠家鄉一路追來的海潮
把鄉愁堆得越來越高
浪花的歌聲
越來越痛
越來越美⁹

借用「月是故鄉圓」的隱喻，將家鄉的「海潮」襲來的苦悶堆成一首歌，這不僅是家鄉幻化的歌，也是詩人內心低吟而唱的一首歌。看似描寫海島的海岸景色，但卻被用

⁹ 歐陽柏燕（2008），《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台北市，九歌，頁 86-87。

來隱喻詩人內心思鄉的孤苦，那遠望而來的浪潮不是洗滌、不是沖刷，而是帶來「鄉」的海語，看似無聲的大海，在堆起的浪花中帶來更多故事，層積又堆疊成深遠的話語，伴隨著詩人的「思鄉」而講述著。

由於金門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詩人的遷移經驗，使得她的詩作大量湧現「鄉愁」的碎片，其他如〈漂流木〉、〈心戰喊話〉都在藉此投入鄉的遙遠懷抱。但如前所述，這種離鄉後的愁緒除了在歐陽柏燕的身上看到，亦可見於其他的金門詩人作品，以下就以張國治的詩為例：

〈懷——給鄉雨〉

灰茫海角小島
我忽然憶起你了
這兒沒有市囂、燈紅酒綠
只有炮聲和宵禁燈火之後
沈甸甸靜寂
星空藍得可以沾來寫詩
冬天冷冽風沙
偶而也飄落一些寒雨
那靜寂冷冽是你喜歡的
澹澹冰涼，青燈化為暗翳
炮聲今夜不再劃過青空¹⁰

詩人張國治在詩作的表現上，多以抒情風格見長，但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書寫卻與歐陽柏燕有著較為接近的關懷點，亦如戰爭的課題等等。若再回頭審視〈懷——給鄉雨〉一詩，讀者應能發現，張國治亦是將「小島」的命運結合在「炮聲和宵禁燈火」的「戰地天空」之下。若歐陽柏燕是試圖將故鄉聯結在海的海語當中，那麼張國治則不免將此處的落雨化成了那個靜寂無比的青空，一者低望無邊的海，另者則仰視灰茫的穹蒼，兩者都是深遠難解，卻又淒楚萬分。

但除了鄉愁之外，詩人也將記憶的橋搭往「童年」的經驗去，例如：

〈戰地小英雄〉

瘦小的男孩
手握一枝細竹
畫出兩軍交戰圖
走過田埂的女孩
摘下一朵盛開的野花
插在竹槍裡

¹⁰ 張國治（1991），《雪白的夜》，台北，詩之華出版社，頁 196-197。

微笑

想像自己已經長大
匍匐叢林深處
成為英勇的戰士
夜襲開始
螢火蟲加入戰場
一閃一滅的火光
挑戰戰鼓齊鳴的青蛙部隊
沒有其他更厲害的武器
加入支援的蚊子大軍
只能鑽進鐵絲網裡
一座廢棄的碉堡
嗡嗡怒吼震動天際

(後略)¹¹

這首詩看似描寫孩童的遊戲，其實指向了兩個面向：一、戰地的童年經驗；二、孩童的戰地遊戲。前者是一種回溯或描寫戰地孩童的敘事視角，後者則是指向了戰地經歷融攝在人們的生活的狀況。因此，小孩玩的遊戲不是扮家家酒，而是學著在叢林間生存、躲進碉堡裡準備射擊，在戰地的小孩有戲耍的空間，卻沒有真正純真的童年，而這也是詩人想藉以突顯出戰地金門的小孩，如何成長的重要課題。

統合來看，詩人從「鄉愁」寫到「童年」，其實不僅是題材的轉換，當中也喻了記憶路徑的歧出，是紛雜、交錯而非僵固不變的。雖然「鄉」的回程是可供參閱的，但無以剝離的經驗，卻在異地幻纏著詩人的腦海。這其實也如白靈所述，由於詩人詩作中的歷史與記憶呈顯的地方書寫，提供了讀者們另一種認識金門的方式，詩人以書寫貫穿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空軸線，剖面出歷史的縱深對當地人民的深刻影響，這使得詩人對金門的「地方感」與一般國族大敘述形式迥異，因而製產出那真實且又細瑣的聲音。¹²

小結以上，詩人透過書寫，追溯自己記憶中的金門，也試圖展開自己得以回家的路徑，那不在現實而在超現實，那不在現在，而是過去與未來的接合處，「鄉愁」不會「原地」而生，只會「源地」而出，那屬於詩人，也屬於詩人的詩。

四、歷史趨向下的精神仰望

前一節當中，筆者已略為談及記憶和歷史間的關連性，在此必須進一步探求的是，在國共戰爭的影響下、戰地的生活經驗和兩岸互動往來的變遷中，詩中以什麼樣的視角在俯瞰這一切。先以一首詩為例：

¹¹ 歐陽柏燕 (2008)，《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台北市，九歌，頁 42-44。

¹² 白靈 (2008)，《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台北市，九歌，頁 6。

〈無碑之墓〉

像一座孤島的歷史
一個無名塚的身世
可以被寫成
蒼涼的揮別手勢
眼睛、劇烈跳動的心
離開家門枯萎的音符
不斷崩解、重複開始與死亡

一隻歷盡滄桑的手
指著天空 發誓
要替無碑之墓
增加一些夜間的裝飾
可以隨星光搖擺跳舞
不再畏懼任何武器
摧毀地上或地下的世界

沒有墓碑的墓
拒絕被烙上標籤
掩埋殘酷的真相
不再沉默的磷火
在土堆與草叢間移動
自創一個遠離戰線
從菩提樹下升起的
完整世界¹³



詩以「無碑之墓」為題名，卻不直接描寫之，反而以「孤島的歷史」為比賦，是將無名塚和孤島的身世連結在大時代的悲劇之下。因此這樣，卻也難以被言說和烙上標籤，能夠被言說、敘述的似乎只有國家的故事，那麼以微小身軀、孤獨的身影伴隨的都只能潛入「沉默」的境界。因為現實的世界太殘酷，無法容納他們，只能祈求在來世的空間中，築起一個菩提樹盛揚的「完整世界」。此詩看似弔念無名的塚墓，但詩中隱約透出對於時代悲劇、歷史玩笑的諷喻。對於孤島揹負的悲劇命運，在詩人看來是格外的悲涼¹⁴，詩意連結的不是幸福的想像，而是現實無以承擔的蒼白，人們的故事只能斑駁成「無碑之墓」，在地底低吟著。

也或許是戰爭的慘痛經驗、戰地的管制生活，詩人反思著戰爭：

¹³ 歐陽柏燕（2008），《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台北市，九歌，頁 24-25。

¹⁴ 歐陽柏燕（2008），《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台北市，九歌，頁 9。

〈荒野遍開一朵朵死不透的歌〉

曾經被貼上火花彩妝
花崗片麻岩以耐得住
任何激爆的堅韌
護衛眾民
通過戰火洗禮

(中略)

且戰且走、且歌且舞
為了盤固一種信仰
蒼鷹在荒野海角盤旋
風中總有和平的種子
自由播種

不畏寒霜
荒野遍開一朵朵
死不透的歌

那是熾熱的心
追求和平的信念
一朵一朵
怒放¹⁵



這首詩看似在描寫不起眼的花朵，但藉以隱喻和平的種子也是埋藏在其中，那用戰火燒透的，不代表和平永不到來，一如「且戰且走、且歌且舞／為了盤固一種信仰／蒼鷹在荒野海角盤旋／風中總有和平的種子／自由播種」，詩人其實在呼求一種和平境界的到來，那熾熱的心不僅向過往殉難的英雄致意，也向美好和平的世界呼告。

從此處，可以看見詩人其實對於「戰爭」是帶有深刻反思性的，在她的筆下，「戰爭」代表的傷亡、苦難是必須被轉化的，那「追求和平的信念」深植在詩人的心底，也期深紮在金門這塊島嶼的土地上。而這樣的期盼並不是遙不可及的未來，而是一種相互呼應的對話空間，例如：

〈兩門相望〉

不必永遠是戰地

¹⁵ 歐陽柏燕 (2008)，《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台北市，九歌，頁 156-158。

不必永遠是離島
啊門——啊門
感覺如此貼近
卻近得如此遙遠

(中略)

啊門——啊門
相同的語言和膚色
血液卻流出一封瓶中信
靠不上岸的濃愁
是被戰爭詛咒的命運
一直在漂流

(中略)

啊門——啊門
像鏽蝕擱淺的船
拍打又鹹又澀的海浪
只能慘然一笑
啊門——啊門
期待明天太陽升起
一座橋
打開闔閉的眼睛
世界連結成一片¹⁶



金門、廈門其實並不遙遠，短短的海峽之隔，隔出的是人民的淚與無以聚合的命運。而「門」不應是一種阻隔，而是一種暢通的管道。此處，詩人想指出的不僅僅是地理空間的間隔，還有歷史的走向下被捉弄的人們，一海之隔，將歷史劃分出兩種不同的樣態，也將金門劃入了台灣的邊陲當中，然而若置放在「廈門」的當口，那是一種對話的可能性，也是金門脫離「依附」之命運的開始。

從「相同的語言和膚色／血液卻流出一封瓶中信／靠不上岸的濃愁／是被戰爭詛咒的命運／一直在漂流」，就標示著作為人們的基本嚮往，如果語言能通、膚色相同，那麼戰爭的意義只是為了染上血色，而形成莫名的隔離嗎？「戰爭的話語」代言了一般人民對於和平的期盼，將人們推往了無可救護的恐懼中。除此之外，歐陽柏燕將金門的歷史從戰火的哀傷當中，拉出一個充滿未來和憧憬的和平曙光，對她來說，要脫離悲情除了

¹⁶ 歐陽柏燕 (2008)，《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台北市，九歌，頁 138-140。

反思，更需要有迎向未來的前瞻與盼望。故歷史若是代表了過去某些無扭轉的「結果」，那麼未來的「開始」才更值得關注才是。

小結以上，歷史作為一種敘事，不僅僅只有國家的大敘述能夠發聲，無名塚、和平的願望、金門的主體性都應是一種敘事軸線的可能。而詩人以記憶回應歷史的變遷，以現實觀照兩岸的互動，亦以生死喻示人間的悲歡，這不是偶然亦非必然，那是歷史接點下的精神信仰，以書寫回應於此、救贖無以言述的眾生情懷。詩人說著歷史的故事，歷史也在說著詩人的故事。

五、結語

歐陽柏燕在《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的〈自序〉提及：

為什麼悲劇的命運總與一座島嶼相連？當貧瘠的土地迫使島嶼子民不得不遠行，乘風破浪去追尋更好的人生機會時，那些不知離愁滋味的少年，突然變成了白髮蒼蒼的口述歷史者，從他們嘴裡吐出的悲涼，已不是我筆下任何一首詩可以完整陳述的了，詩意的想像難以和悲苦的現實連結，我是迷惘而惶惑的。¹⁷

對於詩人來說，她的詩不是展現詩意的美好，卻又無法和悲苦的現實連結，其中的矛盾，造成了詩人的迷惘和困惑。相對地，詩人雖無以連結現實的苦難，卻能將人們帶往時間的隧道，告訴人們關於金門的故事、她的故事和國家戰亂下的英雄故事。詩人從歷史的隧道中，拉出舊有的跡痕，置放在一個新的視野中觀視，試圖將金門置放在一個「跨界」和「跨國」的文化脈絡，找回金門的主體本位。這裡並不是說金門從此演變成另一個國度，而是說詩人的書寫，其實點出和吳鈞堯相同的論點，金門唯有回到論述自身的狀態中，才能突顯歷史敘事中得到發聲的可能，那麼金門的人、物、事和遭遇的困境才能翻轉成主要的發言體，而不是被發聲的一群。這也才會讓詩人得以歸附於其歷史的長河中被看見，而不是一種區域的、邊陲和依附的想像關係。

詩人以戰爭為題材，延伸至「鄉愁」、「童年」和「國家歷史」等課題，不是歧出戰爭的殘忍，而是將各種應連結於此的記憶貫穿起來，那不是僵固的狀態，一如金門也不會是最初的狀態，詩人以自己的詩重複書寫，得到的不會是相同的結果，因為那是一個變動的結晶體，供過去、現在和未來共同參與和使用。詩人追尋的不僅僅是自己的人生故事，也是金門這個島所獨有的，它們將屬於詩人也永遠積累沉澱在金門的歷史土壤上。

參考文獻

- 1、吳鈞堯（2009），《金門現代文學發展之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2、翁慧玟（2006），《金門鄉土文學之研究——以軍管時期為中心》，台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3、張國治（1991），《雪白的夜》，台北，詩之華出版社。
- 4、黃克全（1976.10），〈砲擊夜〉，《中外文學》5：5，頁180。

¹⁷歐陽柏燕（2008），《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台北市，九歌，頁9。

論歐陽柏燕《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中的戰爭刻痕與歷史圖像，經國學報，35:63-78

- 5、劉懷玉（2006），《現代性的平庸與傳奇——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哲學的文本學解讀》，北京：中央編譯。
- 6、歐陽柏燕（2008），《燕尾與馬背的燦爛時光》，台北市，九歌。
- 7、蔡振念（2007.11），〈折翼天使之歌——評歐陽柏燕《飛翔密碼》〉，《金門文藝》21，頁 57-60。

